

秋日太极

■曾剑青

秋风踏着柔和的脚步,轻悄悄地来了,带着丝丝清凉,热烘烘的暑气仿佛被它淹没,踩在脚底下了。走进公园,一切景物,包括树木、草坪、湖水,都有了鲜明的变化,微红的枫叶,浅黄的银杏,黄绿交织的草坪,是谁细心地将公园轻描淡画?一幅幅一帧帧都是名家丹青的杰作。

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更愿意走进公园。几天下来,我忽然发现公园里人来人往,甚是热闹,有人悠然散步,有人慢慢地跑着,有人静坐沉思。然而,有一群特别的人,他们年纪相仿,大都退休了,鬓边霜雪洁白,额上的皱纹像是秋天收割后的麦田,深深浅浅的,不过,他们看上去精神矍铄,总是准时出现在公园的广场,一起打太极拳,站在那里,便是一棵棵树稳稳地扎根在大地上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从容、淡定、自信的光芒,走过人生的许多坎坷路,看过岁月的变化无常,在时光的河流里,他们学会了与自己愉快地相处。

其他很多广场舞队都是劲歌热舞,又跳又唱的,一派非同凡响的氛围,吸引着路过的人们。

可他们这一队不一样,一身素白的对襟褂子,远远看去,像是一群栖息在秋天里的白鹤。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喜欢安静的我朝着他们的队伍走去,只见他们个个脚步轻快,无声默契,像风吹过麦田,一浪接着一浪。起势吸气,如云般升起,又如云般落下。动作极慢,慢到能听见风从指缝间穿过。

秋日的晨光薄薄的,透过银杏叶洒下来,一地碎金。这时,我才发现他们是有人在带的,师傅站在队伍的最前面,背挺得笔直,两臂缓缓抬起,他的动作很慢,慢得能看清他手腕的每一次翻转、指尖的每一丝颤动。

“白鹤亮翅——”师傅的声音很轻,二十几只“白鹤”却听得清清楚楚,同时展翅,左掌下按,右掌上举,晨光恰好从他们指尖流过,优雅、安静,真的像一群白鹤随时会飞走。

随着师傅“搂膝拗步——”一声令下,他们转身,手划过膝前。二十几个动作,整齐得如一人。白色的衣袖在风中轻轻鼓荡,形成一道道弧线,像是水面上漾开的涟漪。一呼一吸之间,像潮水,缓缓地涨,缓缓地落。

再接着是“金鸡独立”,他们各自抬起一条腿,稳稳地站着,单足立于大地之上,仿佛真的变成了立在清晨里的金鸡。

最妙的是“倒卷肱”。它分明是一首诗,是一幅流动的太极图,黑白相间,虚实相生,在天地间缓缓旋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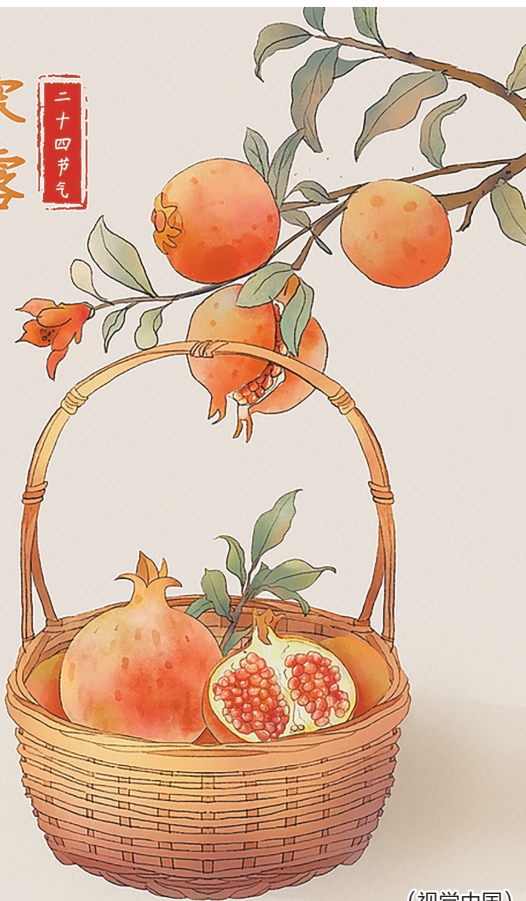
休息的空当儿,他们各自散开,寻一处地方坐下,谈笑之间,我也凑过去,我笑着问师傅:“师傅贵姓啊?看你们练拳,真是一种享受。”

“免贵姓王,”他用手轻轻抹去脸上的汗水,像讲故事一样,向我侃侃而谈,“一开始就三个人,我,还有两个老朋友,时间一长,来了一个,再后来,又来了两个,现在有二三十个了。都是退休的人,就图个乐子,也图个好心情。锻炼锻炼一下身子,打发点时间。”

我被师傅的爽朗逗乐了,笑着问他:“真是太好了,那你教拳累不累?”

他摇摇头:“这太极拳啊,是个好东西。它讲的是‘用意不用力’,是‘以柔克刚’。不累人的。你看他们,一个个身体好了,精神也好了,我心里就高兴。老年人练这个,正合适。”

我忽然想:也许再过几年,我也会来跟王师傅学太极。在秋天的公园里,与大家伙,与更多的人,慢慢地把时光化成云,化成风,化成一场无声的喜悦。

寒露
二十四节气

(视觉中国)

岁月之秋

■刘佳煌

今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短,还没有吃够西瓜就来到了秋天。

我下班回家的路上要走一条很长的道路,萧瑟的秋风带着凉意靠近我并拥抱我。我看着马路边上的香樟树被风吹得抖动了几下,发出“簌簌”的声音,如果它是个小孩,此时正在发抖。香樟树四季常青,但是当它的树叶随着秋风落在地上的时候,我才真切地收到了秋天的讯息。

现在的我27岁,如果人的年纪用四季来表达,那我一定是夏天,可是为何想到了往事,我却觉得我来到了岁月之秋。

27岁,本科毕业4年,工作4年,我却总会回想起读书时候的事情。记忆这双手不断擦拭着岁月这堵墙,我竟有些忘记了以前的细节。

读书时代嘛,不过就是起床、听课、下课、吃饭、做作业、上课、下课、吃饭、做作业、复习。可是现在的我竟忘了2018年高考数学最后一题考了什么。

高中时期的我,留着齐刘海和及腰长发,努力且认真学习,因为喜欢写东西,有时候总是带着点文艺青年的忧郁气质,总是喜欢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而如今,我已经很少看学科知识的书籍。有时候兴起翻开,已经忘了“峡谷效应”和“cos值”是什么。

我总是会想起18岁的自己,走得飞快,急着读书,为了学习吃饭很快节约时间。每次走路,都觉得世界在自己的脚下展开被称为“未来”的地图。

时光匆匆,很快毕业很快工作,日复一日地工作,我脸上的皮肤逐渐没有以前细腻。我开始天天化妆来遮住自己的黑眼圈,开始怀念过去。

年少意气风发,总觉得自己能征服全世界,即将步入而立之年,懂了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”的含义,我竟很想向少年时代的自己借一点勇气和坚定。

开始懂了电视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中的女主角程又青的年龄焦虑,我已经到了她那样的年纪,可惜我没有她那样的魅力,我也不是那本“值得一读再读的书”。

岁月之秋,对我来说,不只是一个岁月中标记的季节,也是一个成长的标记,它告诉我——要“一步一步走过昨天的孩子气,让过去的自己带给自己勇气”。

27岁,这样尴尬的年纪,说是小女生年纪又偏大,说是熟女又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

27岁,我叫它“岁月之秋”。

就像秋天会落下的枫叶,它有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性,也有着美丽火热的外观,更是一个故事高潮到结尾之间的一个过程。

它告诉我——要成长为成熟的大人,不只是外表成熟,内心也要成熟起来。

只是内心永远有着孩子气又怎么样呢?

岁月之秋包容万象,它,不只是年龄,也不只是秋天。

它,代表未完待续……

桂香如故

■姚林中

秋天的江南,是泡在桂花香里的。

那年爬玉皇山,快到山顶的时候,我的嗓子干得冒烟,便在路边小摊要了一碗藕粉。滚水冲下去,半透明的藕粉在青瓷碗里颤巍巍地晃,上面撒着一小撮糖桂花。我用白瓷勺轻轻一搅,桂花碎便散开了,像深秋湖面上漂着的点点金屑。入口是甜的、温润的,但真正让我不忘的,是那股子淡淡的桂花香,不浓不烈,恰恰好。

当年读书,就在玉皇山脚下。校园里遍植桂花树,一到十月,丹桂、金桂、银桂轮番登场。先是银桂,淡黄近白,香得清雅;接着是金桂,橙黄如蜜,香得浓郁;最后丹桂压轴,橙红如火,香得热烈。整个校园成了一个巨大的香囊,连梦都是甜的。

校园里最有意思的是雨前打桂花。老生们拿根竹竿,在树下轻轻敲打,花便簌簌地落下来,像一场雪。我们在树下铺开白布,接住这些细小的精灵。打好的桂花要赶紧用清水淘洗,沥干,再一层桂花一层糖地码进玻璃罐里。那是我第一次学做糖桂花,笨手笨脚,连瓶口都沾满了黏腻的糖粒。可当那罐糖桂花封好放进柜子里时,我心里却像是藏住了一整个秋天。

桂花入茶,是最寻常的雅事。抓一小撮干桂花,或配红茶,或佐乌龙,沸水冲下去,香气便袅袅地升腾起来。金桂的甜香最霸道,能把茶叶的苦涩压得服服帖帖;银桂的清雅最温柔,像水墨画里的一层淡雾。若是在茶里再加两颗冰糖,便是秋日午后最妥帖的慰藉。

桂花入菜,则是南方人的巧思。桂花糖藕是经典,糯米塞在藕孔里蒸熟,切片,浇上桂花糖浆,甜糯里带着花香。还有桂花山药、桂花芋艿,都是把桂花的香气织进食物的肌理里。最难忘的是桂花酒,用新酿的米酒,泡上刚采的金桂,然后密封,等上一两个月。开坛时,酒色微黄,桂花沉浮其间,喝一口,先是酒的辛辣,接着桂花的甜香从喉咙里返上来,竟有几分醉人的秋意。

关于桂花,还有一个传说。说月宫里有棵桂树,高五百丈,下面有个叫吴刚的人,因学仙有过,被罚砍桂树。可桂树随砍随合,永远也砍不倒。所以每到中秋,人们看见月亮里的阴影,便说那是吴刚在砍桂树。桂树因此得了“仙树”之名,也成了吉祥的象征。古人说“蟾宫折桂”,便是把桂树和仕途联系起来,寓意金榜题名。南方人爱桂花,大约也爱这份带着仙气和贵气的圆满。

如今,我已离开那座校园多年,可每到秋天,当空气中飘来第一缕桂花香时,记忆便像那碗藕粉里的桂花碎,慢慢散开,铺满整个心湖。我会想起玉皇山顶的藕粉摊,想起雨前打桂花的午后,想起那罐封存着秋意的糖桂花。那些香气,那些日子,都已经过去了,可它们又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。

桂香如故。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